

經部

春秋集傳卷七

元 趙汸 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踰年雖未葬稱公不可曠年無君也公羊傳曰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縁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天子使大夫葬諸侯禮也得禮故不月據四月乃喪中有閏月王臣必無前二畧常事也據歸賵會皆月月至之理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請命而來錫也詩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以時考之為文公請命也作頌為將躋僖公

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劉侍讀曰錫命者命為諸侯也禮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錫之黻冕圭璧

然後服之歸設奠于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喪畢而不受命于天子亦非禮也

晉侯伐衛

君將非親帥不志據傳二十城濮不書宋公襄十四年不書晉侯於是晉告於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諸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則其書晉侯何與晉侯以絀伯也晉文公卒衛人侵鄭伐緜訾及匡襄公既敗秦師敗狄伐許然後伐衛以討貳纘文之

功繼主夏盟故與之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陳氏傳曰此衛孔達也其稱人何大夫將猶稱人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内大夫始特會諸侯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頵丘倫反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正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此秦人伐晉也其不言伐何以戰敗績見義也晉厲公嘗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不書晉伐秦譏在晉則秦師敗績不足書也晉悼公嘗及秦師戰于櫟晉師敗績不書書秦伐晉責秦之黨楚則晉師敗績為中國諱之可也秦穆公之悔過自誓志乎報怨攄忿而已於是不替孟明以替殽之役故伐晉不書

而書戰書敗績惡其不知自反以喪師非國君子民之道也程子曰秦人越國以襲人雖忿無以為辭也故其來不稱伐以忿取敗故書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主為練主也作主不書過時則書之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何休氏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鬲抑崇曰周人卒哭而

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朞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非練之時而作主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者故也是以謹而日之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傳曰晉人以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穀梁傳曰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

不書反不致也張主一曰盟于晉之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王沿氏曰内没公而外去氏者既刺公以不朝致辱又甲晉以非禮盟公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鄭地）

晉主夏盟恒日雖大夫盟日此何以不日以吾大夫會諸侯盟也春秋日月之法莫嚴於君臣莫辨於内外之别故吾君及諸侯盟恒日雖有大夫日（僖公盟洮于向）雖會大夫盟諸侯日（新城趙盾）其不日者必有故也吾大

夫特盟諸侯不月自參以上不日（桓十一盟折）雖會大夫盟諸侯不日（據此及文十八年虛折）所以嚴君臣之分也必吾大夫與外大夫盟而後日敵也非敵而日者異之也不疑於伉者也（文十六齊侯哀二邾子）舍是則與外盟也故于邢之類不月苟吾君大夫與之盟則皆日（隱二年盟戎文八年公子遂盟戎）不欲卑吾君與大夫所以謹內外之辨也陳氏傳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也士穀非卿也見晉之

旱諸侯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曰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禘也譏不在用禘故畧言之公羊傳曰躋者

升也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劉侍讀曰僖公於閔非父子也然而與親父子無以異者受國焉耳君之則我以臣事之父之則我以子奉之是故為人後者則為之子矣髙抑崇曰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

莫之嗣也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非所以受國之意也胡侍講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陳氏傳曰此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濤塗鄭公子歸生也曷為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後畧之始稱人矣胡侍講曰晉人再敗秦師在恒情亦

可以已矣而報復無已殘民結怨之道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據桓宣成皆取于齊不書納幣知納幣不使大夫乃禮之常使大夫則書之志禮之變也公羊傳曰譏喪娶也取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取三年之内不圖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取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已以為有人心焉則宜於此焉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以其服於楚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大夫不卒據成十三成肅公昭十一年單成公此其卒之何以嘗主諸侯之盟也左氏傳曰來赴弔如同盟故卒之也曷為不稱爵王臣無外交於是天子為之赴故不言爵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

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焉得哭諸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然則
非禮也蓋衰世之志也是故翟泉之盟卒王子虎皐
鼬之會卒劉卷舍是王臣無書卒者矣

秦人伐晉

陳氏傳曰此秦伯也曷為稱人殽之誓孔子有取焉
而秦穆之連兵無虛歲君子以為秦人不足進乎伯
也是故自韓原秦不以爵見於經至康公而遂外之

終南蒹葭之作秦非無人也而秦不用其不復東征宜哉

秋楚人圍江

報沈之役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不書不足書也

雨螽于宋

左氏傳曰墜而死也公羊傳曰記異也

冬公如晉

晉人請改盟也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於是晉以江故告于王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則其不書王叔何不以伐楚救江累王室也襄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自將以敵秦怨而忘楚患伐許之役三國伐秦四國伐沈五國皆以大夫專之而楚人圍江以微者往救襄公之志荒矣於是不能親率諸侯以救江絀楚而屈王臣與其大夫俱以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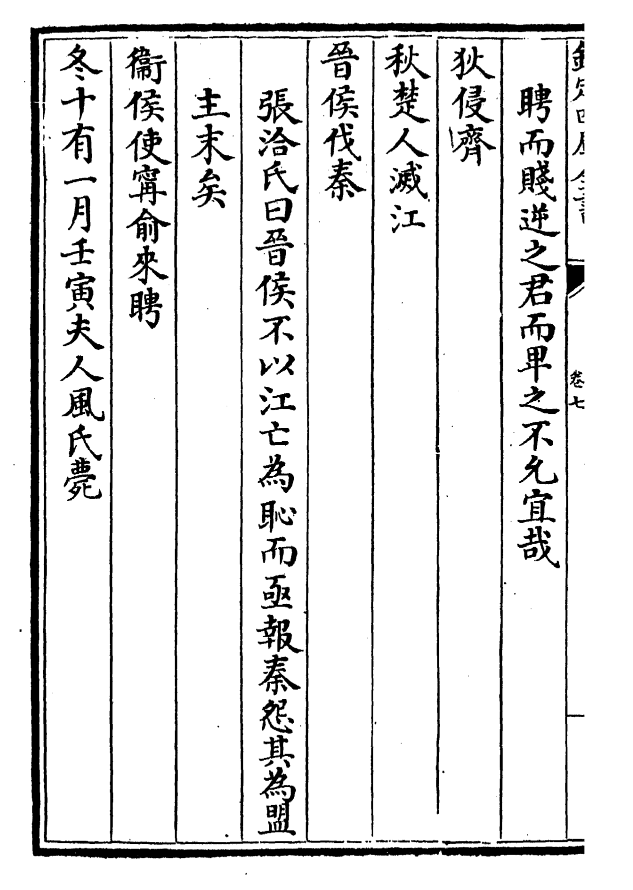
楚無益於救江之實而使天子受其名是故特書陽處父而王叔桓公不書不以累王室也伐不言以救於是言以救江與之以救中國之名所以責其實也王洽氏曰諸侯大夫未有帥師而稱名氏曰某曰處父何也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始於處父者以其盟魯侯蒐于董易中軍令救江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氏傳曰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大夫強也自是恒書大夫畧

之則稱人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不言逆之者逆之者微也曰婦者有姑之辭無姑則以夫人之禮至有姑則以婦禮至也姜不言氏者譏之不正成風以妾祖姑為昏主而當婦禮也若妾姑也則不書氏故穆姜亦不氏所以別適姑也左氏傳曰卿不行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



聘而賤逆之君而畀之不允宜哉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張洽氏曰晉侯不以江亡為恥而亟報秦怨其為盟主末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陳氏傳曰夫人某氏薨適稱也此莊公之妾也則曷為以適稱稱之喪之以夫人之禮也隱公之喪桓母猶有疑焉是故别廟也祔姑稱謚伉然如夫人則自文公之喪成風始也胡侍講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二尊者也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

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失位無本不亦悖乎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不稱天異之也天子於諸侯賵之含之小君亦如之禮也文公尊其妾母為夫人天子不能正於是赴于京師而天子使其大夫賵之含之以成其為夫人是亂人紀也故王不稱天稱天則疑於賵惠公仲子不言來者畧之畧之亦所以異其事也是故來會葬亦不稱天稱天則疑於會葬僖公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啖叔佐曰葬成風祔廟也二夫人祔廟非禮也蘇子由曰仲子非適故為之立宫而不祔不葬禮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蓋祔也魯禮之變自此始矣

王使召伯來會葬

陳氏傳曰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其再見何以夫人之禮葬成風也莊僖之際天下知有盟主而已而襄之季年更有事於諸侯於是叔服會

葬毛伯錫命尤汲汲於魯也尤汲汲於魯則何為乎成風一人賵含之二人會葬之以是懐諸侯吾見周之益陵夷也文武之教著於南雅莫急於君夫人也桓以少篡長成風以庶亂適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襃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是故王不稱天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鄀音若

不月有以來之也左氏傳曰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

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盟主薨卿共葬事非禮也鄭游吉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文襄之伯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此禮樂之自諸侯出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襄公卒狐射姑殺陽處父則稱國以殺何兩下相

殺不道兩下相殺不道則處父何以書譏君也襄公蒐于夷使狐射姑將陽處父請改蒐于董易中軍襄公卒狐射姑使人殺陽處父君失政也君失政則大夫專專則争争則相殺是故以國殺書之譏不在相殺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告月必以朔故亦曰告朔廟者太廟也天子頒十二月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太廟月朔則朝于太廟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

受之因以特羊薦謂之告月文公以閏非常月闕不告廟猶以朔日朝于太廟故書之志禮之所由失也

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不告閏朔棄時政也

何休氏曰先受朔政乃朝廟王教尊朝廟私也髙抑崇曰知朝廟之不可已則告月之禮曷為可已也

七年春公伐邾

為須句故也僖公取須句反其君邾人再滅之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句音俱郚音吾

取國不月據僖公取須句宣公取根牟襄公取郝此其日何遂絶其祀也左氏傳曰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志在逼邾而無存亡繼絶之義故日以異之遂城郚避邾難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稱人以殺衆辭也大夫者大司馬固也則曷為不名死君難也宋成公卒國亂其弟禦殺其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昭公襄夫人者君祖母也有淫行昭

不禮焉公子鮑者昭庶兄也有俟才夫人私之於是夫人欲殺昭而立鮑穆襄之族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宫則大夫者昭公之所與存亡者也是故稱人以殺而不名名之則疑於陳公子過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此晉趙盾及秦伯也而皆稱人晉敗秦師也而曰戰何也交譏之也晉襄公卒晉人欲立長君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晉既知罪矣於

是乎立適嗣夷臯甞踰年矣且夷臯秦出也而康公猶自將以納雍則晉豈無辭乎於是晉禦秦師敗諸令狐而趙盾秦伯皆稱人兩有罪也詐戰曰敗之戰敵不言師敗績此敗之矣而以敵辭書則其罪均也程子曰晉始逆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陳氏傳曰秦晉之交兵於是再世自令狐之後連兵不悉書矣於八年秦伐晉取武城不書於十年晉伐秦取少梁不書

而書秦伐晉也
晉先蔑奔秦
穀梁傳曰不言出在外也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公會諸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也則曷為不序無伯之辭也晉君幼趙盾以大夫主諸侯而卒使晉不競於楚於是晉弗伯而楚興此天

下之大變也春秋辨實之際以楚之所以興實由中國之無伯故於靈公之盟會畧不序諸侯而楚君將悉從其恒稱以罪晉也凡大夫不稱大夫必殺而後稱大夫非殺而稱大夫者衆辭襄十六溴梁非衆辭則國無君也莊九年齊大夫此非無君也而亦以無君之辭稱之不正其以大夫而主諸侯故著之是經之變文也不日畧之也以日為恒則不日為畧也於新城書至弗為功也以致為恒則不致以為變也陳氏傳曰晉始失伯

也凡稱諸侯必前目而後凡也前有王人後無王人書曰諸侯盟于某則王人不與也據首止王世子前葵丘宰周公無吾君後有吾君書曰公會諸侯盟于某則吾君嘗不與也據僖二十年盟宋二十七年盟薄未始有不與者也而但曰諸侯一役而再有事也僖二十八年圍許襄十九年盟祝柯二十五年盟重丘非一役再有事則非凡辭也非凡辭者散辭也穀梁傳曰其曰諸侯畧之也

冬徐伐莒

徐嘗稱人矣則曷爲復其恒稱叛諸夏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鄭地

大夫與外大夫盟曰敵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音洛鄭地

其日乙酉距壬午四日爾傳言盟于衡雍遂會伊雒之戎則曷為再書公子胡侍講曰春秋謹内外之辨雒邑天地之中而戎居之再稱公子各日其會以深别之示内外有辨終不可雜也許氏曰大夫而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也君子惡之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穀梁傳曰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而曰至據公子遂書至黄乃復

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杜元凱曰

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也

螽音終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此公子卬也不名則曷為稱其官有殺而代之者也宋人將弒其君於是先殺其司馬而以華耦代之則司馬者昭公之所與存亡者也司馬既死則兵非昭公之兵矣兵非其兵則公子鮑之弒械成矣是故特書其官舉者書其官者以異其事也穀梁傳曰其以

官稱無君之辭也

宋司城來奔

此湯意諸也不名則曷為稱其官宋司城者司空也司空既出則國非昭公之國矣既殺其司馬又出其司城則六卿之在位者皆公子鮑之黨而已陳氏傳曰凡奔非其罪不書茍接我也不可以不書則不以稱名之例書之是故未有書官者於是官從其官未有書字者於是字從其字子哀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以供葬也周室微諸侯不助喪也左氏傳曰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公羊傳曰毛伯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内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

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王喪卿共葬事於是始見也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以微者行自東遷以來失之矣於是襄王使大夫來會僖公葬賵含成風且會之葬魯亦以公子遂如晉

葬襄公而後得臣葬襄王一則以其來不可不往也

一則以其如晉不可不如周也是故叔弓如宋葬平

公季孫意如如晉葬昭公而後叔鞅葬景王舍是葬

天子魯無使卿者矣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上卿守

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

弱不猶愈乎此春秋之情實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人以殺討亂之辭也曰大夫在位也討亂雖殺世

子母弟不書此大夫也則何以書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孫明復曰非天子不得專殺故天王殺大夫不書古者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不得專殺也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大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其致以得禮也其月從其恒法也婦人無外事故行必以禮而後致以禮致則月之以明得常也劉侍讀

曰夫人曷為或致或不致出入以禮則致出入不以禮則不致此其為有禮奈何父母在而歸寧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劉侍讀曰殺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而殺之之志均也晉二趙三郤蔡二公孫曰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

楚人伐鄭

楚君將猶稱人也扈之盟嘗不序諸侯矣於是楚子

伐鄭則猶人之何以其人救鄭之大夫不可以不人楚子也春秋雖治在大夫而楚人狂僭終不可以無討當大夫與楚君遇則春秋必致謹焉其謹之如何茍人中國之大夫則楚雖君將不稱君茍楚君將稱君則不可人諸大夫是故侵陳遂稱宋書楚子則晉趙盾救陳從其恒稱郯之戰書楚子則茍林父從其恒稱伐鄭書楚子則郤缺從其恒稱晉雖不競而楚罪固宜討也楚罪宜討則其君將稱君非予之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救鄭

陳氏傳曰兵將恒書大夫矣此晉趙盾宋華耦衞孔達也曷為稱人晉遂不競而楚興也左氏傳曰卿不

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獻捷嘗稱人來聘曷為書君大夫春秋於吳楚唯嘉
好之事悉從其恒稱為其以諸侯之禮來接於我也
闔椒何以不氏吳楚之有大夫未盡同中國也故吳
子使札來聘亦不稱公子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襚音遂

曰秦人來者微也公羊傳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
也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劉侍讀
曰諸侯無二適故妾母繫子為重也葉夢得曰死三

日而斂則含襚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事故有既葬而致含於蒲席者稱其情而為之節也左氏傳曰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張洽氏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何休氏曰謂之秦者外之也程子曰秦唯以報復為事故惡而外之王沿氏曰秦晉用兵自殽之役令狐之戰一彼一此者凡十焉故不書秦伯伐晉而直謂之秦外之也不外晉者晉為盟主有救中國之義也至其不能救陳蔡而伐鮮虞則亦外之矣陳氏傳曰外秦也歸成風之隧使術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外之何楚之興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於夷儀之歲

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魏唐之後於序書系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而不使列於諸夏之國也自後戰於麻隧不書其帥次于棫林大書曰伐予晋抑秦之意不待辨說而自見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此闕宜申也但名之謀弑其君也討亂恒書人此謀弑其君則曷為稱國以殺楚人諱之以他罪告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者天子大夫也孰及之公也曷為不言公諱與天子大夫盟也向也翟泉之盟諱公則王子虎稱人此其書蘇子何翟泉之盟伯者之事也為王室與晉侯諱之於是中國無伯天子大夫自出以盟諸侯若

諸侯特相盟之為者其事無足諱也其不日所以別於及外大夫盟而不言公者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外次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此何以書晉靈公少不在諸侯楚欲圖北方會諸侯于息而次于厥貉故特書之以是為晉楚盛衰之機也陳氏傳曰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以楚之圖諸侯而未集也

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重絶晉也會于息宋陳鄭嘗已從楚矣已而為新城之盟則楚猶未得志於陳鄭也於是會息不書書及蔡侯次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於是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會蔡侯次于厥貉則其但書蔡侯何楚未足以得陳鄭也蔡遷于楚陳次之鄭介兩間當晉楚南北之勢未分則三國恒被其禍而未嘗無先後緩急之差也故諸侯之反覆乎晉楚之間者春秋必有察焉

以新城之盟陳侯鄭伯皆在而靈城之際鄭每重於叛晉則會于息非其意也非其意而與蔡侯列數之則溢罰矣故息會不書至辰陵而後書則晉楚南北之勢決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音君

楚初書君將也其書君將何以中國無伯也當中國有伯則正其名以信攘郤之義及中國無伯則著其實以明荆楚之彊此春秋之旨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謀諸侯之從楚者也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此郕太子朱儒也則其曰郕伯何逆以諸侯之禮也

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朱儒以二邑來奔魯人喜於得地而矜其失國故以諸侯之禮逆之不名異成君也左氏傳曰不書地尊諸侯也陳氏傳曰此郕太子也魯逆以諸侯之禮吾從而志之無改焉何也唯其如二君也廢立之際足以亂名實則春秋不可以弗辨茍無亂於名實則春秋不辨也春秋之作别嫌明微而已有不待辨而自見春秋何治焉郕太子朱儒魯謂郕伯晉太子州蒲魯謂之晉侯從而志之徒見

其悖禮焉耳故凡辭從主人則非修春秋之辭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其稱子何周人字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也此杞叔姬也何以不言杞左氏傳曰絶也杞桓公來朝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内女為大夫出言來歸此何以不言來歸以歸寧來也曷為不言歸寧内女歸寧恒不書也内女來歸不卒據齊叔姬郯伯姬不卒蓋不以禮成其喪此其

卒之何嘗為君夫人矣雖見出猶以姑姊妹之禮成
其喪也不書葬同於在室也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陳氏傳曰此秦伯晉趙盾也曷為稱人亟戰也於是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而

秦晉亟戰秦晉亟戰而楚君將稱君矣是故戰必言及而不言及曰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畧之辭也穀梁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畧之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穀梁傳曰稱帥師言有難也孫明復曰畏莒故也張洽氏曰莒魯之爭始於此胡邦衡曰春秋城築二十九言帥師者三非惟勞民以城又毒衆以爭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音渠除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穀梁傳曰大室屋壞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高抑崇曰世室者人君之

所常有事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以時黝堊之豈有將壊而不知者則其不知省也久矣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棐二音匪吠鄭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凡公如而至不月此至以四時首月故書之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陳氏傳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

之志也晉侯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浸彊交聘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夏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為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之汲汲於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穀梁傳曰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于北斗斗有環

域也孫明復曰孛彗之屬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菑側其反

穀梁傳曰其曰人微之也何為微之長轂五伯乘過宋鄭滕薛敻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其城下然後知之何知之晚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陳氏傳曰此趙盾也曷為稱人以晉為不競也楚方

交聘于上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區區納亡公子於邾又以少陵長見辭於邾人自敗于令狐盟于扈救鄭戰河曲趙盾皆不書由是訖靈公之篇兵車之會自參以上皆人之趙盾為之也十七年伐宋宣二年侵鄭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卒于外則公未嘗臨其喪其日何敖已絶卿位惠叔毀請于朝感于赦父恩實過

隆故書其日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正君臣之名以定簒弑之罪也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是故未踰年不曰君緣孝子之心而為之號也弑未踰年君稱君緣臣民之義以正其名也嗣子繼世以為先君主後社稷宗廟之所繫而存也其曰不成君者豈臣子之所得言哉其不日則以未踰年也孫明復曰弑未踰年

君稱君嬺與成君異也

宋子哀來奔

奔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以别於有罪而見出於其君者也

冬單伯如齊單音善

左氏傳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

齊人執單伯

陳氏傳曰春秋書周大夫如吾大夫然内之也伯者作天下不知有王久矣於是魯之請昭姬晉之命隨會猶假寵於王室而文宣之際王卿士數有事于四方救江之役黒壤之盟王叔桓公在焉蓋汲於晉葬僖公錫文公命賵含成風王季子來聘尤汲於魯也而齊人執單伯以天子之使而見執於齊商人諸侯莫爲之變焉則王室益不競矣以天子之使而見執春秋所甚懼也

齊人執子叔姬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來盟未有稱官者此華耦也曷為以官稱不稱官則無以見其代公子卬也其不稱使且不名何非君命也向也書齊高子來盟猶曰我無君也使非我無君也而不稱使且不名則非其君命也非其君命而來

盟於我必有異志於其君者矣宋昭公立不勝羣公子之偪又不寧於其大夫以及君祖母公子鮑禮於國人饋飴其老者而賑其饑日遊於六卿之門而交其材士國人謂君無道謂鮑為賢因襄夫人以殺其大夫公子之忠於君者而盡以鮑之黨為卿是故華耦為司馬華元為右師華元司寇華樂事之子也而為右師蕩鮑與夫人所進以成其事者也於是使華孫來盟於魯明年宋人弒其君晉衛陳鄭伐宋討弒

君者而魯不與則昭公之弑皆華氏之族為之也書曰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宋司馬華孫來盟宋人弑其君杵臼則獄有所歸矣亂臣賊子無所避其情矣故來盟恒不月據來盟九四皆不月於是特書月以異之

夏曹伯來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大夫喪還不致據仲遂公孫嬰齊此奔大夫也則何以志有

君命也歸則何以不言來無專使也齊人為孟氏謀
飾棺寘諸堂阜惠叔取而殯之則無專使可知矣其
曰齊人歸之何見其所以歸也策書之大體存而世
卿之失見矣呂居仁曰敖雖廢命奔莒而其子猶繼
立於朝則大夫之汰甚矣以其子之汰請其父之喪
雖欲勿許得乎於是以見大夫之專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陳氏傳曰吾大夫不致必見報而後致春秋書周大夫如吾大夫然故至單伯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而言伐晉有辭也踐土翟泉之役蔡無不在焉厥貉之次會楚者三國而經獨書蔡於是新城之盟不致則蔡之罪宜討其日謹之也外入國雖君將不日荀伯者有討於諸侯雖大夫將日據此及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入陳皆日晉雖不競而諸侯叛夏盟者終不可以

無討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新城嘗序諸侯矣於是蔡始服而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以謀伐齊則曷為不序晉終不足與有為也齊商人弑其君執天子之使三綱絶矣又將閒晉以紲魯而晉不能討由是并失齊魯

雖得蔡無能為也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不序而頃王崩葬復不書自有伯以來中國之勢又一變也春秋予晉以伯者以其能率諸侯尊王室也以齊商人弑其君執天子之使而諸侯不為之變中國無伯則王室愈卑雖弔葬猶不弔葬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曰齊人來歸何既有其本必録其末以叔姬嘗見止故著其見釋也其月何非罪出也（據宣十六郯伯姬不月）然

則子叔姬始歸于齊何以不書以其卒見絶於齊故畧之畧之所以異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陳氏傳曰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也茍悉書也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其言遂何齊始敗夏盟也晉文公卒襄公能合諸侯靈雖不競而新城之盟諸夏汲汲焉固結之則猶有屬也而齊獨為亂階執天子之使加兵於魯於是伐曹晉遂不競

而諸侯貳故悉書之也左氏傳曰謂諸侯不能也是故入郛皆不書於齊特書之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及齊平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四不視朔者自二月至五月此不視其朔政也諸侯非有疾無不視朔者有疾而不視朔無以議為也計十二公豈無以疾不視朔者經皆不書此何以書以

公之絀於齊也陽穀之會公稱疾不行齊侯不與季孫盟曰請俟君閒故公比不視朔以實其言得請而後復初則公非有疾也絀於齊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二音西齊地）

特相盟雖大夫稱及內為志也春秋書大夫盟諸侯皆惡其伉吾君及外大夫盟則不言公而日不言公以示義則日以見實也吾大夫及諸侯盟則稱君而不月不月以示義則稱君以見實也吾大夫盟諸侯

而日者異之也哀二年及邾子盟于拔不然則夷狄之君也此齊侯也而與夷狄之君同日惡其瀆貨以要盟故異之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毁泉臺

臺而曰毁壞而除之也穀梁傳曰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也自古為之今毁之不如勿處而已矣孫明復曰惡勞民也築之勞毁之勞既築之

而又毀之可謂勞矣劉侍讀曰以為祥而毀之非明民之道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夷狄滅國恒不月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弑君者曷或稱名氏或稱國或稱人或稱閽或稱卒以賊赴者稱名氏微者稱人閽曰閽盜曰盜不以賊赴者稱國以卒赴曰卒以賊赴者獄有所歸也弑君

天下之大惡也而獄有所歸是國猶有臣子也不以賊赴有獄無所歸也弑君天下之大惡也而獄無所歸則有受其惡者矣吾魯史也他國之獄何知焉從而書之辟不敏也春秋為亂臣賊子而作於是宋人殺其大夫而弑其君魯與聞乎故者也而以微者書則亂臣賊子何懼焉故正之曰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宋子哀來奔宋司馬華孫來盟宋人弑其君杵臼則獄有所歸矣稱人非微

者矣其不日據十八年齊人弑其君日所以別其非微者矣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大夫稱人失討賊之義也左氏傳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晉侯遂會諸侯于扈以定其位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書曰諸侯無伯之辭也

秋公至自穀

公會諸侯不致據僖以前公與諸侯盟會皆不書至此何以致始會晉而事齊也盟于穀而後魯知有齊而已不致以為恒則致之以見義也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曰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罃音鶯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而不稱介此其列數之何以二事行也惡

與視皆齊出也仲遂將殺惡與視而立宣公恐齊人不從故托二事偕叔孫以請于齊也季孫行父曰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故告立于齊請會于齊皆季孫專之葉少藴曰自僖以來三桓子孫浸强遂視三家為最親如齊如晉如楚伐杞伐邾皆遂為之魯之政盡在遂矣文公立而遂益專叔孫季孫雖進而未能與之抗也於是得臣行父皆與聞乎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冬十月子卒

既葬未踰年曰子弒而曰卒諱之也孫明復曰未踰

年故不日以別之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子弒故母出左氏傳曰大歸也家鉉翁氏曰齊人弒

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弒赤而歸出姜于齊弒君出

母內外一轍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莫能討也

季孫行父如齊

許翰氏曰前乎子卒如齊後乎子卒如齊齊與聞乎故也

莒弑其君庶其

弑其君者太子僕也曷為不書僕弑僕見黜而因國以弑其君以其寶玉來奔故不以賊赴也其不日以別於富國大臣之弑君而稱國者也據晉弑其君州蒲書日

春秋集傳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卷八 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錄監生臣翟灝

春秋集傳卷八

元　趙汸　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曰繼故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穀梁傳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

也公羊傳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髙抑崇曰稱婦姜見敬嬴妾也而姑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請會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大夫非殺不言其大夫此放也則其大夫何諸侯無專放放與殺一體也曰放其大夫者譏其專也或稱

國以放或稱人以放義與殺其大夫同也穀梁傳曰放猶屏也高抑崇曰放者投之遠方也晉與衛同為列國而放其有罪之臣於衛是鄙衛也衛人受晉之逐臣而不辭迫於勢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宣公篡立而請會于齊求列於諸侯免於討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曰拜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陳氏傳曰外取邑不書雖取諸我不書據傳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魚必有歸之者也然後書是故濟西田書取讙闡書取

秋邾子來朝

齊故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陳氏傳曰書遂侵宋言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

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而書之也自是訖春秋師再有事無言遂者矣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齊侯伐衛遂伐晉事在襄二十二年則盟主伐與國也晉士鞅侵鄭遂侵衛傳曰衛叛晉也事在定八年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靈公之會諸侯不序大夫自參以上人之此趙盾之

師也則其列數諸侯會之何爊以中國絀於夷狄也自中國無伯而諸侯不序而楚君將稱君是春秋所以辨名實也然晉雖弗伯而中國之大義不以無伯而亡以楚得鄭侵陳遂侵宋稱君將兵而救陳人晉大夫會伐鄭不序諸侯是遂無中國也春秋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當楚書君將則中國君大夫禦楚雖無功從其恒稱明晉雖不競而楚終不可以無討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公羊傳曰此趙

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趙穿者盾之族也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伐宋受命于楚也不見伐以及戰見之也大夫生死皆曰獲言獲言敗績師敗績而身又見獲也君獲

不言師敗績重君也大夫獲言師敗績師重與大夫等也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舃為稱人以罪晉也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之恥也盾與諸侯之師以伐鄭而畏楚輒還中國益以卑矣陳氏傳曰以晉為甚不競

也楚方圖中國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參以上皆人之而楚皆稱子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穀梁傳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曰趙盾弑君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

亡不逺逆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胡侍講曰趙穿弑君而盾首惡是盾與聞乎故也薛士龍曰君將殺盾而穿弑君則主弑者盾也穿受命而行事者也吳先生曰穿盾之族子穿之弑為盾之弑也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未牲曰牛牛傷改卜禮也改卜牛又死異也乃不郊重其變不敢瀆也言免牲不言不郊從可知也言牛死則言不郊牛死得再卜須言不郊義乃盡也此何以書記異且言猶三望也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夷狄相伐不書據文十六年戎伐楚哀四年楚克夷虎蠻氏之類皆不書此何以

書近王都也陳氏傳曰窺周室也

夏楚人侵鄭

鄭即晉也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即何以不書以鄭之反覆乎晉楚之閒非得已也故書晉楚之侵伐則鄭向背可知而凡以侵伐取成者不悉書雖晉君自將亦不書以見春秋雖責備於鄭而察其情也然猶書侵伐者所以譏晉而罪楚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穀梁傳曰及者内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

肯也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

而為利也劉侍讀曰平莒及郯義也莒人不肯吾有

不義焉伐莒强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要我無所用盟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子路可謂能以言信矣推子路之心居邾莒之閒安有不聽者哉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弑君者公子宋也則曷為蔽罪歸生歸生正卿也而

與聞乎故則歸生固為逆首也然則公子宋無罪與以歸生受誅而宋獲免是春秋為法書之論也法者具獄以定刑故有出入之患春秋立教誅首惡以正人心人心正則君臣父子之分明而禍亂息矣故謂晉趙穿鄭宋為佚罪必欲成盾與歸生為首弑然後無累於春秋是法書之謂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

內也陳氏傳曰公自主之也於是公如齊高固使齊

侯止公請叔姬焉則高固伉也吳先生曰宣公負篡

國之罪倚齊以自安數朝數聘猶以為未也甚至齊臣强委禽焉亦與之女而不敢違又且自為之主蓋其身為不義故能忍耻辱而屈於人下彼曹子臧吳季札果何人哉强與之國義不肯受故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常信於人上

叔孫得臣卒

不日公弗臨也

冬齊髙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曰反馬也家鉉翁氏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高固卿也而與婦俱來非禮也

楚人伐鄭

楚將稱君矣此曷為稱人一役而再有事也楚比伐鄭不能服於是楚子再見故畧之也畧之則荀林父救鄭伐陳何以不書陳鄭一體也力不足以保陳而伐陳以救鄭非伯者救中國之道也故書侵陳舉重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

討貳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晉靈之會盟皆不序黒壤而下何以復序諸侯成公初有志於諸侯也晉靈公再合諸侯于扈既失齊又失魯且失陳失鄭晉是以無能為成公立而自將以伐鄭鄭既服則有事於陳於是請王命以合諸侯于黒壤而王叔桓公以涖之庶乎文襄之餘烈矣故晉之盟會復序諸侯於是始雖然猶未書君將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此有疾而復也曷為不言有疾據昭公如晉有疾乃復義不可言也國君外如有疾而復君禮也人臣不以死生貳君命無以疾還之道也禮賔入竟有疾而死遂也若賔死未得將命則既歛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朝聘而終以尸將命禮也黄齊竟也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謂禘也大廟曰大事羣公曰有事此大廟也則其言有事何雖大廟也為君事言曰大事為臣事言曰有事各以其故言之譏不在用禘故不言禘也遂公子也其曰仲何也録異恩也垂齊地也陳氏傳曰其不言公子仲遂據公子季友卒公子叔肸卒蒙上文也大夫卒竟內不地竟外地諸侯雖不出境地之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

也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為之也何休氏曰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而聞之者廢繹

戊子夫人嬴氏薨

以夫人之禮喪妾母也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羣舒皆東夷之國也 據成十七舒庸 襄二十五舒鳩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己丑葬之日也雨不克葬者禮君葬用四綍執綍五百人遣車七乘其物備其事嚴不可以冒雨而葬也庶人縣窆不封不樹不為雨止則大夫以上葬為雨止矣左氏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

懷也何休氏曰死葬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

城平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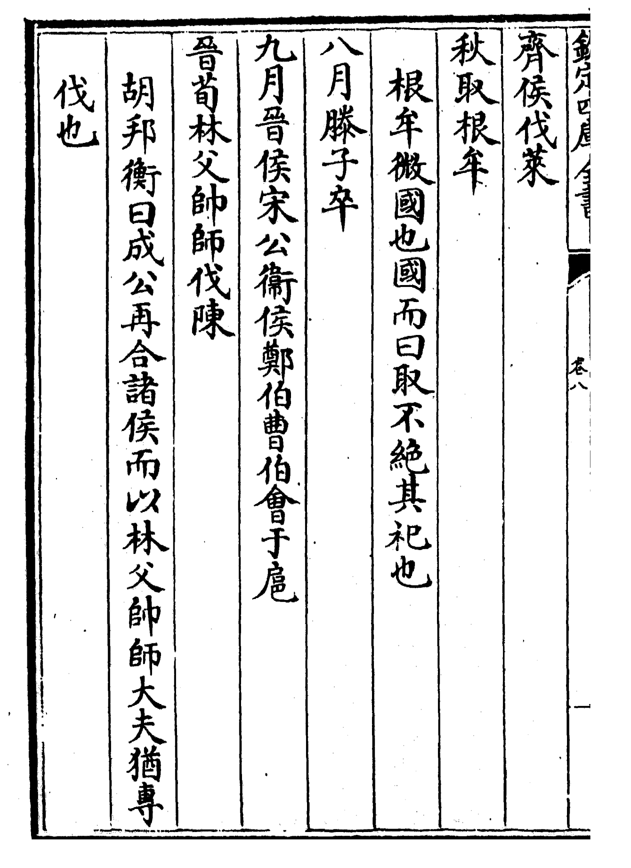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如不月苟如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非王事不敢廢時首也故如京師月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微國也國而曰取不絶其祀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胡邦衡曰成公再合諸侯而以林父帥師大夫猶專

伐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高抑崇曰不言卒于會者諸侯已散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

殺諫臣也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田邑不言我其言歸我何公親受于齊也故不言來歸見公如齊而後反之也胡侍講曰魯宣自畀以事齊齊侯以其能事已而後歸之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穀梁傳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其月以奔諸侯之喪異之也據成十年公如晉月奔喪臣子之事也諸侯於天子親之者也而公不行於大國使人者也而公親之宣公之事齊恭矣而莫甚於奔其喪是故異之異之者譏之也其後則成公如晉奔晉侯

之喪甚則襄公如楚且送其喪又甚則昭公弔少姜晉人不納魯道日以卑矣而其失自宣公始然宣公所以自屈於齊者由其本之不正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春秋舉重前年宋人圍滕今又伐滕其悉書之何間晉之不競也滕小國也介於大國之間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為之私而已齊桓卒而宋人執其君晉伯

衰而宋人圍其國中國之無伯小國之憂也然宋襄執滕子而身亦見執於楚宋文圍滕而國亦見圍於楚諸夏之無道荆楚之資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時鄭及楚平而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則必非微者矣其稱人何當九年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而子良憂之至是而及楚平豈得已也哉懼晉不足恃也

於是伐鄭取成矣俄而楚子遂盟陳鄭于辰陵以晉
大夫專伯討罪不能信義以屬諸侯又不能威楚徒
紛爭耳故人之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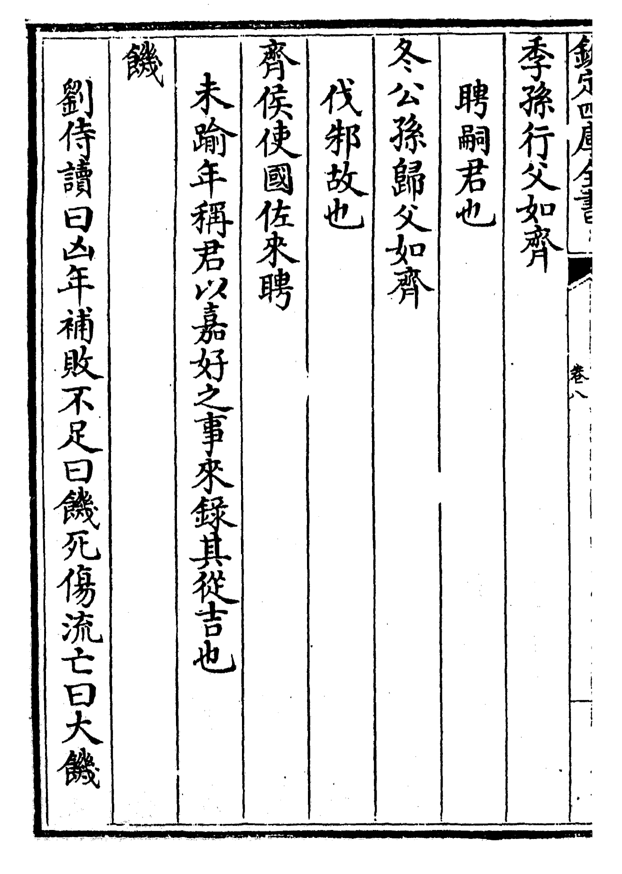
王季子先王之子也公羊傳曰天子之大夫也其稱
王季子何據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何母弟也
何休氏曰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據卒稱王子殺乃稱弟
故上季繫先王以明之陳岳氏曰天王使卿大夫來

聘多矣或爵之或字之未有使母弟下聘諸侯者斯母弟矣名之不可也爵之字之則何以別於卿大夫斯不名不爵不字者是貴王母弟之義也陳氏傳曰自頃王而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王貴子實來則已尊已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閒齊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聘嗣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伐邾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未踰年稱君以嘉好之事來錄其從吉也

饑

劉侍讀曰凶年補敗不足曰饑死傷流亡曰大饑

楚子伐鄭

於是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以諸侯之師戍鄭

不書晉終不競於楚不足書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厥貉不書陳鄭以非其意也盟于辰陵楚猶未得志

焉則曷為書之晉終失陳鄭也其不月何凡非夏盟

恒不月也據僖二十年二十二年狄盟同不月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晉景紹盟主之業當憤楚伐鄭則救鄭而惟恐其從楚又嘗憤鄭從楚則伐鄭必欲其棄楚雖未盡善亦似矣今乃會狄欑函此何禮也不能正一身而欲主盟以令諸侯難矣陳氏傅曰楚方倡義于天下而晉汲汲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弑逆之義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誅而楚人能正之夫子雖欲貶而不得故變例書月則其先書殺後書入何據晉侯書入曹執曹伯修春秋之辭也入人之國者楚人之私也討賊者天下之公也不以楚人之私廢天下之公故先正其討賊也穀梁傳曰此入而後殺其不言入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陳氏傳曰不書入而後殺與之以討賊之義也是討賊一事也入一事也楚亟稱子矣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雖討之不以

其罪且百年於此則楚之討夏徵舒不曰楚子何春秋之法惟討賊不以内外貴賤恒稱人也公羊傳曰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丁亥楚子入陳

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百强之也謝氏曰書入罪其因人之亂而利之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陳氏傳曰凡奔非其罪納之者罪也則但書納公孫寧儀行父與君淫者也則其不書奔何微二子則楚師不出微舒不討靈公不葬微二子則楚師不出微舒不討靈公不葬然則宜納者也則其書納何二子足以免於奔而已而納之者楚子之過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此救鄭而敗績于楚則曷為從其恒稱不絶晉之禦楚也晉率諸侯以扶大義者也當晉大夫自將以禦楚子雖無功猶不奪其恒稱楚終不可以無討也

秋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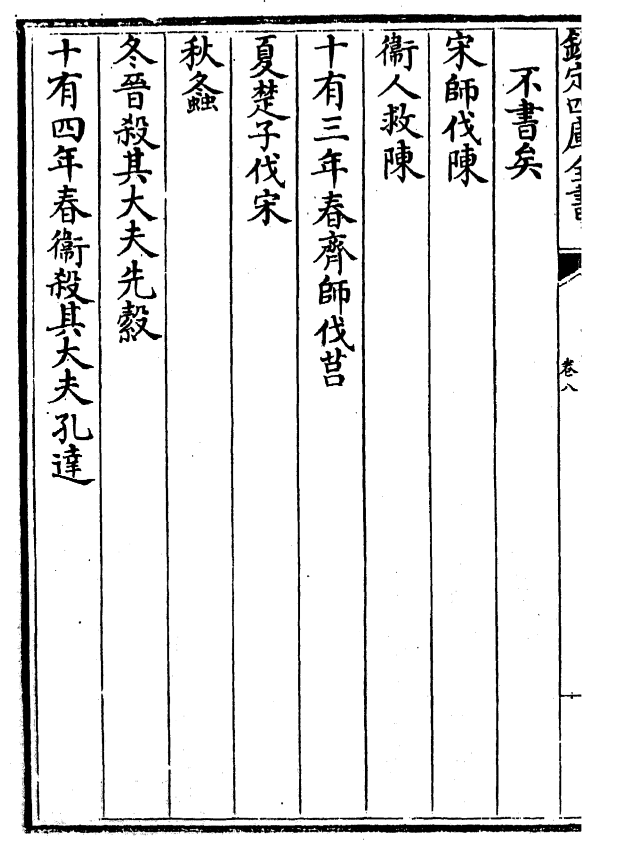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夷狄滅小國不月大國則日此附庸也其日何危及宋也楚既得陳與鄭即圖宋蕭宋之附庸也滅蕭所

以逼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晉先縠宋華椒衛孔達也曷為稱人楚子圍鄭滅蕭矣而晉大夫區區强三國以同盟由是衛背晉救陳楚圍宋三時而晉師不出晉盟不足賴矣故晉主夏盟恒日畧不序諸侯不日此又不月以異之左氏傳曰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陳氏傳曰中國無伯也由救鄭之後會伐自參以上皆不書大夫會盟亦



不書矣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為救陳故以說于晉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晉君將嘗不書矣楚入陳得陳圍鄭得鄭且將圍宋也而晉師不出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甚於此時也景公為邲故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則其書之何中國不可以終無伯也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甚於斯時者而晉師不出則諸侯皆楚之從矣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諸侯皆楚之從而無伯者以斥之是無中國也景公始有志於文襄之業自伐齊而後一合諸侯伐鄭四同盟皆其君親之於是齊魯從而鄭服楚亦無能為是故晉侯伐鄭始書之子之以復伯也

秋九月

為下葬月也凡圍國著例不月

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以兵加宋魯常迎而會之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以宋繼則及魯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陳氏傳曰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為楚平者矣於陳不書文九年於鄭不書宣十年至宋始書之宋及楚平矣僖二十四年宋及楚平至莊王始書之必宋

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此荀林父也曷為稱師以晉人之釋楚而甘心於羣狄也荀舍其大而圖細則中國之威頓而伯業墮非經遠之畧也宋人距楚踰三時庶幾晉之能恤病也晉人以為天方授楚不可與爭顧間赤狄之衰而逞其志是故晉大夫將以禦楚雖無功悉書其人而荀

林父滅潞氏不書隨會滅甲氏不書凡滅夷狄雖君將不書曰此以其君歸故曰

秦人伐晉

此秦桓公也曷為稱人晉秦之不交兵十有四年矣晉既敗績于楚又方有事于狄秦人不懲再世連兵之禍乃乘其隙而伐之以啓釁于晉焉故秦君自將稱人而晉敗秦師于輔氏不書畧晉而罪秦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陳氏傳曰兩下相殺雖王卿士不書據傳昭十二年劉獻公殺甘悼公十八年毛得殺毛伯過之類此何以書斥王之辭也於是王孫蘇與名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殺名戴公及毛伯衛王孫家人也而爭政王子一日而殺二卿則譏不但其人也是故終春秋纔一再書之王札子殺名伯毛伯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皆斥君之辭也穀梁傳曰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名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命

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秋蝨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

初稅畝者何井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私田之畝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蓋十取其二始於宣公也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十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取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公羊傳曰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

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冬螽生

螽螽子也不月不成螽也不成螽何以書為一歲再生記異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災災從公穀經文

公羊傳曰成周東周也據成周乃王城下都之總名宣榭者何宣

宫之榭也胡侍講曰以宗廟之重書之也據考古圖敦稱王格于宣榭

秋郯伯姬來歸

伯姬始歸于郯何以不書以其見出書來歸重其變故畧其常也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魯復事晉也陳氏傳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而

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肵公子也則其稱弟以卒何以公之喪其母弟舉其重者卒之也非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喪以大夫之禮也公以大夫之禮喪其弟則卒之記禮之變也盖内女非夫人不卒卒紀叔姬外夫人非内女不卒卒齊王姬皆禮之變也記禮之變則曷為無稱字録異恩也宣公以庶篡適於是喪其母弟恩視季友仲遂而得為世卿以比桓莊之族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文公卒齊不復從晉盟魯侯伐莒皆以間晉也晉是以不競于楚而歷三君問不及齊齊東方大國也晉不得齊則諸侯不附景公為斷道之會始徵會于齊而齊侯不至於是自將以伐齊庶乎知所伐矣

公伐杞

陳氏傳曰自是內不言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弑也左氏傳曰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其不名鄫子卒不志於魯也例在僖十九年不日以別於在外而罹難者也據邾人執鄫子用之書日何休氏曰剌鄫無守備也范甯氏曰惡其臣子不能距難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人始告喪而往弔也楚何以卒而不葬卒舉周爵而正其名則來赴以諸侯之禮也喪者以號配謚楚

僭王號雖我有往不可言也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大夫還不至其曰還自晉何為奔言故也奔不言出道亡也不日例見閔二其罪有關乎一國之故與他大夫之出奔者異也魯自東門遂弑適立庶而大夫益專

歸父知三桓之强而公室之弱也欲以晉去之謀於公而遂如晉其濟則仲氏一三桓也不濟則君受其名此亂臣之濟惡者也夫為國者不能以禮馭臣而欲援大國之力以鉏其强宗未有不亂且亡者故公子慭奔齊亦不日慭欲援晉以出季氏也

春秋集傳卷八